

科普文学

隐藏于照母山背后有一个被称为“山城洱海”，占地3300亩、流域面积达635.7公顷的九曲河湿地公园。因为公园依山傍水，地面常年湿漉漉，所以用重庆土话告诫游人：“路面湿滑，小心达扑爬。”

“九”，有众多之意；“曲”，则为弯弯曲曲，蜿蜒盘旋。显然，九曲河就是表示那条河支流多且蜿蜒曲折。那么，究竟有多少个弯呢？数不清，道不明，反正左看是弯，右看是弯；前看弯弯拐拐，后看拐拐弯弯。不知是水绕着山在转，还是山绕着水在转。九曲河，因此而得名，那弯来绕去的溪流，曲径通幽的小路，晃晃悠悠的栈道，古色古香的凉亭，造型别致的石桥，遮天蔽日的绿阴，以及错落有致的山势，像一篇好看的诗画，不仅内容丰富多样，构思精巧别致，而且还有跌宕起伏、峰回路转的情节。

一走进九曲河湿地公园，就好像笼罩在了秋天那如烟似雾的蒙蒙霏雨之中：微风，湿漉漉的；植物，湿漉漉的；心情，也是湿漉漉的。河水流动的声音连绵不绝：过桥墩时，咕咕噜噜；下堤坝时，叮叮咚咚；涉滩口时，蹦蹦跳跳；穿草甸时，窸窸窣窣。即使闲庭信步，也能感觉到暗流涌动。漫步于悠悠河畔，时不时可以看见汨汨山泉蛇一样钻出草丛树林，一路欢歌，直奔小河而去。九曲河能够源远流长，并且一直保持着泥土的原色，泥土的模样，泥土的芬芳，应该是这些山泉经年累月的塑造。

打卡九曲河

莫光书

九曲河，没有大渡河的汹涌澎湃，没有尼罗河的广阔无垠，它细细的，瘦瘦的，长长的，柔柔的，像一条飘逸在竹林海里的黄丝巾。沿河而生的小仙草、水葫芦、山姜、竹芋，则是镶嵌黄丝巾中的翡翠花边。巧夺天工的山石沿河而铺，有的像鳌鱼浮水，有的像鲤鱼打挺，有的像螃蟹觅食，有的像乌龟沉睡，有的像蛟龙出海，有的像犀牛望月。

和谐从容的茶花、梧桐花、杜鹃花、玉兰花、萼距花，似乎忘记此时已经是夏天了，它们还大鸣大放，红红火火，热热烈烈，灿灿烂烂。

几树枇杷、桑椹、石榴尽管还挂着凌凌青果，但似乎正在散发着浓浓的果香。看着忙忙碌碌的蜜蜂在橙

子花、广柑花上飞来飞去，一股蜂蜜的清香便溢满了心田。

密不透风的楠竹、慈竹、刚竹、剑竹，或旁枝斜伸，或你穿我插，或一枝独秀。它们用纤纤手指，把蓝天白云画得斑驳陆离，支离破碎。细长柳瘦的竹叶飘进小河，如艘艘小舟，有的泊岸待客，有的顺流而下。倘若吻向小径小草，则成了一首首轻盈柔美、原始质朴的小诗。

掩映于国槐、香樟、翠柏之中那顺弯倒弯、顺拐倒拐的步行道也是一条河，一条运送健康、运送幸福、运送盛世足音的河。

节节草、满天星、五朵云、栽秧泡……这些在几百公里之外的、我们老家田边地角生长的植物，在这九曲河畔不断闯入眼帘，不断冲击视觉。

准确地说，九曲河就是一条画廊，一条以溪水为墨，以大地为纸，以林木为笔，以山川沟壑为背景描绘出来的全景式画廊。它平淡无奇，朴实无华，甚至有些土里土气。它没有三峡画廊的雄奇，没有恩施画廊的旖旎。但是，它不潦草，不粗俗，单纯简洁；它浑然天成，原滋原味，像未经雕琢的璞玉，像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窈窕淑女，像大隐于市的伊甸园。正因为如此，婆娑的池杉，愿意为它守候；挺拔的水杉，愿意为它陪伴；馨香的鸳鸯茉莉，愿意为它开放；可爱的百灵鸟，愿意为它歌唱；轻盈的彩蝶，愿意为它舞蹈；高凌霄汉的鸡毛松、香樟、朴树，组成整齐而庄严的仪仗队，愿意把它一直护送到嘉陵江，然后远航长江、大海。

一担皮箩的讲述

(外一首)
王行水

湘西的一担皮箩
斜卧在杨家门口
与杨氏一家人
眺望着雪峰山的尽头
等待一名红军战士的归来
一等就是八十年
八十年前的一个寒冬夜
杨家破木屋突然响起叩门声
微弱的求救声断断续续
杨氏父子急忙救起陌生人
陌生人身负重伤奄奄一息
但头顶的红星依然闪耀
杨氏父子冒着生命危险
躲过无数次官匪的搜捕盘查
迎风斗雪爬山攀岩去采药
两个多月伤口终于结痂
刚痊愈的伤员又蹲了下去
当红军前的几年篾匠生涯
让他在此刻重新操起了破竹刀
暂时编出一担皮箩报答杨家父子
革命胜利后一定再来看望
从此杨家父子和一担皮箩
成天生活在眺望和等待之中
三省坡的杜鹃花开了又开
县溪河的春江水涨了又涨
站起来富起来的中国正在强起来
去追随长征队伍的伤员再也没了音讯
杨家父子父已逝子已老
一担老旧的皮箩光荣地走进党史陈列馆
天天讲述着难忘的历史和不变的初心

一副担架

一副铁质的红军担架
在枪林弹雨的岁月穿行
抢救过许多伤病员的生命
为了长征路上的轻装上阵
在文坡村一阵急切呼唤里
保管红军担架的责任
从追赶队伍的战士手上
交接到了雪峰山上正在砍柴的樵夫
从此樵夫一家拥有了信念和憧憬
一副红军担架就是一炷红色的火炬
照亮了粟氏一门苦难辉煌的抗争之路
担架被代代看管者藏之高阁
守护的责任却时刻扛在肩上
腥风血雨年代经受了严刑拷打
人在担架在的决心未曾动摇和更改
代代都把红军担架视作生命护得紧紧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从不懈怠小心翼翼
担架给了粟氏一门坚定的信念无穷的力量
新中国入党参军当村干在粟家多达十余人
家族会议的意见空前达成一致
粟家传承了八十余年的传家宝
分文未取无偿捐献给了通道转兵纪念馆
守护着一副红军担架
粟氏一门五代人的接力
完成了另一场感人至深的特殊长征

春风渡(外一首)

秦刚

江津春风渡，两岸花满树。
桃李芳菲竞，玉兰娇嫩妒。
海棠红似火，梨花筒带素。
江滨踏青者，芳心知何处。

米花糖

经年奔波在职场，未能陪伴父母旁。
数载一回拜双严，慈母依依拉家常。
时日匆匆又话别，难尽孝道是儿郎。
记得年年赠别物，总有江津米花糖。

远去的手写信

李瑛

多年不曾提笔写信，是现代科技发达的缘故。在处处皆有网络的今天，电子邮件省钱又快捷，电话短信、语音视频哪样都比寄信直接，但是，那些年代走过来的人，却忘不了一纸一笔手写的书信，对小辈们而言，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他们完全体会不到鸿雁传书的款款深情，还有望眼欲穿的遥相缠绵……

早在科技滞后的年代，人们曾依靠纸张传递信息，信件是联系千家万户的主要通信工具，由于当时的交通工具落后，信件只能一站一站中转，只有大的场镇或乡上才设立一个邮电所，每次写好了信，只能拿到镇上才可以寄出去。

时年我任教的地方很偏僻，自然只有一个寄收点。它就在学校背后，那是一个漏风的穿斗房子，一张破旧桌子，加上一个一坐就会吱吱叫唤的小木椅，虽是简陋了些，但并没有削减收发点的人气。寄收点的邮递员叫唐明清，是个三十出头的精壮汉子，在我印象中，只要是赶场天，他肯定早早来到小屋先是一股脑儿倒出邮包里厚薄不一的信，再仔细地分村分社分类

摆放，然后等待取信的人。无论天晴下雨，我通常都是最先候在小屋的主，也是第一个趋前翻找的人，找到盼望了许久的那封来自远方的信，喜滋滋的心儿自是无以言说……

我高中时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处女作——《故乡之殇》，因此认识了一个叫斌的笔友，笔友也读高中，也很爱文学，算是我难得的写作知音。第一次收到对方的来信，既诧异又惊喜。在那段时间，我一直都用书信交流，虽然连彼此长的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斌每次写信，内容都很丰富，洋洋洒洒几大篇，每一次信封和信纸都既美观又不相同。因为对方认为，不一样的人要用不一样的信封和信纸，不一样的心情要贴不一样的邮票，对于这个作派，斌特别痴迷，一痴就是很多年。

每一次收到斌的来信，我会开心好一阵子，唯恐对方等久了，于是急急忙忙写回信。信里的文字很纯粹，不需要斟酌考量，所有的措辞，都可以天马行空，所有的情绪，也可以任性爆发；我们互相欣赏，淡淡地关心问候，除了询问对方近期生活状况，聊聊学习困惑与苦恼，就是告知看了哪些课外书籍，写了什么作文，考试得了好高分，很少提及及其他。偶尔，斌的信里也会夹带一张精巧雅致的小卡片，或者装进好看的漫画纸，再或者，斌组织创办的班级手抄报（其实多是斌本人手写的作文纸），斌写的字很漂亮，既刚中有柔，又行云流水，甚是得体，卡片上面，总会写些我喜欢的好词佳句和唯美的文学絮语，为此，斌的文学素养和才气，

潇洒与浪漫，也留在了信的字里行间；看到回信里流露出我很欢喜的样子，斌也随之欢喜起来，斌说：“看你这么开心，我也格外开心，你那边的快乐很遥远，感染到我这边的时候，已经不再有距离……”

与斌的书信往来，一直持续了很多年，这些过往碎片，拼凑了我青年时期的美好。也许，时隔多年的今天，写给笔友当年的那些信件，早已不见踪影，但那些书信我依然视若珍宝地留存着，心心念念收藏着，完好如初地保存着，那些留着过去深情饱满的文字，那些不可消逝的青葱岁月……

匆匆数年，虽然和斌失去联系，可是，回忆当年写信的急迫，收信的期待，年青的模样依旧很青涩；不可否认的是，即便是夜深人静了，只要铺开纸，落下了笔，就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信里简简单单的问候和关心，都会演变成如痴如醉的歌，没有卿卿我我，照样可以传达心中的暖意；跟斌分享喜怒哀乐，晦暗变明朗了，或者开解开解对方，彼此的心结打开了，所以，写信的情态，总是生动又可爱的，而心情呢，总有说不尽道不完的愉悦和美妙。

我常常这样想，假如再把那些信件翻出来读一遍，在散开了的陈年往事里，会是怎样一种不可思议的滋味？相遇了，相知了，相惜了，最后，相别了？假如，时光可以逆转，我们回归青春，重新认识一次，相见一次，又将会是怎样一个画面？那些放大的特写镜头，会定格成《第二次握手》吗？……

手写书信的年代虽已渐行渐远，但是，一辈子发生的故事很多，它们的来龙去脉，平淡也好，精彩也罢，而最终留痕的，不外乎是信里有，信外有，心里有，情里有……

